

世界文学译丛

不平凡的夏天

(上册)

康·斐定著

文化工作社



820(2)
1130
2

文化工作社

56

斐 定 著 主 萬 譯

不平凡的夏天

(上 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印行

820(2)
1130
3

文化工作社

56

斐 定 著 主 萬 譯

不平凡的夏天

(下 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印行

Konstantin Fedin
No Ordinary Summe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0

不 平 凡 的 夏 天

翻	譯	者	主	萬
出	版	者	文	社
			化	工
			作	社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 1 3 弄 5 2 0 號	
排	版	者	文	豐
印	刷	者	永	盛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編號(平219)

印數00001—32000

類別 文學藝術



H. Hedberg

作者自序

在寫初歡和不平凡的夏天這兩部小說的時候，我盡力想取得一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包涵着最複雜不同的現象。

除了那些附帶的角色外，這兩部小說裏還有三十多個人物。這三十多個人物對整個情節的發展或許並不都起極大的影響，但是在個別的場面裏，他們卻是不可少的。從那些個別約場面裏，我希望描繪出一幅概略的時代圖畫。

我選定了在道德上、在生活的進展上、在歷史事件的性質和意義上，構成鮮明對比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是一九一〇年，是戰前沙皇俄羅斯的反動時期（初歡）；第二個是一九一九年，內戰正到達高潮，革命的量子擊潰了鄧尼金的白軍和英法爲首的外國干涉者，而鞏固了自己（不平凡的夏天）。

通過一個個人的生活，我想描寫出兩個世界：垂死的沙皇俄羅斯和興起的蘇維埃國家。蘇維埃國家空前的新的社會制度打垮了舊的社會制度。

這個歷史主題決定了每一個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它還決定了在一定的時刻，他們那一個應該

佔有舞台的中心。它更決定了這兩部小說中哪一部應該在讀者的心裏佔有主要的地位。不平凡的夏天在深度和規模上都超出了初歡。

在第一部書裏，一幅舊俄羅斯的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圖畫，以外省生活爲背景，呈現了出來。

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被小資產階級社會的古老的傳統弄得不合理；裏面有憲兵和國家官吏，兢兢惶惶地衛護着沙皇法律。外省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消解在懶散的幻想上。模糊而浮誇的討論，跟改進黨來生活的鬥爭很少有關。可是這場鬥爭卻在進行着。它在很深的底層進行，隱晦得看不見。它連延到未來，給即將到來的爲勞動人民爭取幸福的鬥爭，準備了道路。

在構想整幅圖畫的時候，我自然對沙皇俄羅斯時代地下工作的革命人士，給予較小的地位。

那時，反動勢力幾乎是盛極一時。俄羅斯最好的人們不是死了，就是被迫掩飾起他們的活動。但是第一部小說裏的兩個人物，卻把隨後在歷史裏起主導作用的那種勢力介紹給了讀者。一個是五金工人彼特爾·臘高靜。他參加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放逐了一個時期。另一個是小伙子基利耳·伊茲微柯夫，一位教師的兒子。他代表着最進步的人民的革命思想，同時還具體表現出整個文藝作品的基本概念。

隨後是另一個歷史時期。十月革命粉碎了束縛住俄羅斯工農的鎖鏈，革命人士走上歷史的最前行列來了。

不平凡的夏天解釋了初歡裏主要人物的歷史中的許多細事；它還進一步發展了許多情節，這

些情節在第一部小說裏沒有能充分說明，因為那樣會損壞配景的正確性的。在第二部書裏，我插入了一個新的人物，多羅果密洛夫，目的在倒敘給讀者看，臘高靜在沙皇時代所走的道路，同時說明這位職業革命家所進行的地下工作的範圍——總而言之，把早先隱晦着的事情顯露出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徹底震撼了舊世界。它使書裏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起了心理上的改變。我想通過這些改變，來表現出這個歷史性事件的重大。第一部小說裏出現的那些社會人物，在不平凡的夏天裏又都遇到了，可是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之下。

人物彷彿更換了地位：在沙皇法庭裏受過審訊的人，現在審訊着新生活的敵人。舊政體的法庭官吏藏匿起來，逃避人民的報復；憲兵躲到黑暗的角落裏去；商人設法隱匿他們殘餘的財產；小資產階級向不可逃避的命運低頭。有些人因為信念加入了紅軍，有些卻因為恐懼。有些人對革命的勝利歡欣鼓舞，有些卻在勝利的面前戰慄。而在這一片轟響吵鬧的上面，我們可以聽見勝利者的堅穩的、自信的、強有力的腳步聲。這些勝利者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着的蘇維埃俄羅斯的武裝工農。

通過這部小說的各個不同人物的生活，我想插繪出一幅一九一九年的概略的圖畫。在這各個不同的人物的中，主要的地位是給予那些未來的建築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創造人。在擊敗反革命的戰爭中，共產黨負起了主要的責任。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事實。在內戰最艱難的時日裏，這些人物都是根據這個事實描繪出來的。這個歷史性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當時的英雄對人民

所盡的無限勞績；它告訴了我們，在擊潰鄧尼金上，斯大林的計劃具有多麼決定性的重要；它還告訴了我們，我們偉大的勝利創造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主題是通過伊茲微柯夫和臘高靜而呈現出來的。這是歷史的主題，未來的主題，這個未來已經變成現實了。可是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並不是單由他們表現出來的。阿諾奇卡也表現了它，她對基利耳的愛，指引着她把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結合起來；狄畢奇，前沙皇的軍官，也表現了它，他把自己的全部學識和才能，後來都貢獻給了紅軍的事業；多羅果密洛夫也表現了它；兵士伊帕鐵夫和水手斯威士諾夫都表現了它。可是它或許卻由不平凡的夏天中最年輕的人物——孩子們——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對於這些孩子的描摹，我獻出了很大的熱愛，盡了很大的努力。這無數的現象，構成了對我們蘇維埃國家前途那樣偉大、那樣富有意義的一個時代。在盡力從這無數現象中創造統一性的時候，我從豐富的生活——從生活的無限繁雜、從它的矛盾、歡樂、痛苦和情感的衝突裏——獲得了我的目的和靈感。

康斯坦丁·斐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原載初歐英譯本卷首）

二十一

展覽會是在城中心的市政府大禮堂舉行的。它的開幕在某一個圈子裏引起了相當的討論。本城在藝術方面是有它的傳統的。它誇耀着一所第一流的藝術學校和拉狄什契夫博物館。這所博物館是各省中最古老的一所。藝術家們受着歐洲方式的訓練：博物館畫廳裏是以巴比松派和鮑高柳鮑夫派的油畫著名。可是革命前的那幾年卻帶來了一陣最激烈傾向的暴風雨，因此鮑里索夫、穆薩托夫那色澤鮮明而富有意義的油畫，在最近的實驗派烹調的肉湯裏就顯得有點太鮮了。

這兒甚至可以找到超馬梯斯派。他們以他們的幾何謎語嚇倒了薩拉多夫的市民。這種謎語大部分是用兩種顏色——紅和黑——畫出來的。

就在這個有限的畫家的圈子裏，兒童們的展覽會引起了一陣騷動。激烈的辯論環繞着兩個論題展開。第一個是關於教授藝術的方法。依照新的方法，教師退到後面去；學生站在前面。准許孩子們用他們自己的幼稚的方法來表達他們對世界的觀念。最大的重心是放在自由想象上。模仿

● 巴比松派：十九世紀法國的一派風景畫家，包括狄奧多·盧梭、多賓尼等。他們主要在法國北部巴比松村從事繪畫，故稱巴比松派。——譯者。

● Aleksei Petrovich Bogolyubov (一八二四——一八九六)：俄國畫家。——譯者。

● Doriso-Musatov (一八七〇——一九〇五)：俄國畫家。——譯者。

● Henri Matisse：法國畫家。——譯者。

和抄襲被認為是可詛咒的，寫生根本就不需要。第二個論題關係到藝術的目的。發揚審美觀念是藝術的目的嗎？假如是這樣，向哪個方向呢？或許一切都要看藝術對觀衆多麼接近？那些堅持藝術的審美和教育目的的人，都牽連進那個多年的抵觸傾向的爭論中去。美是永恆的嗎？『發揚藝術』是什麼意思？菲狄亞斯①還是羅丹②？『藝術世界』③還是未來派④？那些主張藝術必須接近一般了解力的人是沉溺在輕視的大海中的：『你們所謂一般了解力是什麼意思？』有人問他們。『布羅卡公司的肥皂包紙是和『流浪派』⑤的油畫一樣地能夠被人了解。你們把年輕的一代引向哪兒去呢？』

結果，這幾個哲學家都消失在人羣裏。人們來參加開幕，祇不過因為他們要知道學校裏到底

① Phidias（公元前五〇〇——四三二？）：希臘彫刻家。——譯者。

② François Auguste René Rodin（一八四〇——一九一七）：法國彫刻家。——譯者。

③ 藝術世界：一羣聖彼得堡的藝術家。他們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四年出版了一種雜誌，叫藝術世界。這個雜誌是傾向反動的，支持『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原註。

④ 未來派：起源於意大利的一種近代藝術運動，要求完全拋棄掉傳統的習慣，根據動力的、革命的現在和未來重建藝術和生活。——譯者。

⑤ 流浪派：屬於『旅行展覽協會』的一班藝術家。這個協會的目的是要把藝術帶到羣衆中去。它是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由克拉姆斯考、雷平、彼羅夫和蘇里柯夫這些傑出的藝術家組成的。這些人在藝術上都支持一個現實的、民主的傾向。——原註。

是什麼情形，孩子們的圖畫是否會有點趣味。

臘高靜看見這麼許多人，感到很驚異。當然，大多數人像他一樣，祇是順便進來看一看的。這些日子，人們沒有時間來搞這一套。戰爭正敲擊着本城的城門，而這兒竟然還有成年人在消遣他們的時間。

但這個寬大、明亮的大廳和它那點綴了色彩的牆壁所造成的古怪的視覺上的印象，甚至更使他感到驚異。

他開始參觀繪畫。起初看來，它們都是對於那些撫養過孩子的人異常熟悉的普通圖畫——煙囪裏冒煙的小屋，四圍繞着籬笆和樹木，狗和馬車。像濾過紅莓苔子的粗籃子一般的太陽。像雪花一樣的星星。拿着番茄色紅旗的漆黑的小人。戰爭：從砲口裏噴出來的火焰和籠蓋住整幅圖畫的紫色煙霧。還是戰爭：騎在無角的白山羊身上飛奔的騎兵。又是戰爭：直躺在綠松石草上的一個死人，臂肘旁有封信，上面印着極小的字：『您的兒子伏洛的亞寄。』

臘高靜總是喜歡尋求畫裏所表達的意義。這兒他被一件別的東西吸引住了。突然，兩張相似的圖畫顯示給他，這件東西是什麼。他看見一匹檸檬色的駱駝站在一片像淡酒般粉紅色的沙漠上。一大股憂愁的氣氛從這張圖畫裏吐露出來。沙漠上所有的絕望和這動物的孤獨，都表現在粉紅色和黃色的混合裏。在下一張畫裏，一匹長頸的深紅色阿剌伯駿馬正在攀登一個棕色的懸崖。馬幾乎是筆直地奔馳上去，但表現在深紅色和棕色裏的力量使人毫不懷疑，它可以攀登天頂。這個被

這位小藝術家改變成光彩的色澤，非常動人。

臘高靜向這些特出的圖畫走近些，唸了右下角的豪放的簽名：伊凡·臘高靜。

他站着凝視着駱駝和馬，不斷地唸着簽名。他感到手脚都麻木了，因此他一步都不能移動。那時，一種可怕的恐懼從他的心裏生了起來。他爲什麼一直那麼肯定克薩娜給他生了個兒子呢？他爲什麼不斷地告訴自己他必須找兒子呢？或許，如果他去找一個女兒，他早就找到她了。

但他的眼睛緊張得發痛，祇瞧見馬和駱駝下面的簽名。他周圍的一切變成紫紅和棕色，粉紅和黃色。襯着這個光彩和色澤的迷離惆恍，他瞧見那個用堅定的、不動的字母寫成的姓名——伊凡·臘高靜。他的兒子活着。他住在附近。從這個展覽會的牆上，他正向他的父親伸出他那顏料染污了的小手。他是一個有才幹的孩子——或許還是個有天才的孩子。自然啦。彼特爾·彼特羅維奇和克薩娜的兒子怎麼會不是有天才的呢？

基利耳·伊茲微柯夫迅速地穿過人羣走來，抓住臘高靜的臂肘，一面高聲說道：

『你認爲怎樣？挺好嗎？』

『是的，』臘高靜非常機械地回答，他的聲音似乎是從隔壁房間裏傳到這兒來的。

突然，他瞥見多羅果密洛夫在一羣孩子當中揮舞着他那磨損的袖口。派夫李克的紅髮的頭也在他們當中。臘高靜勉強使自己移動，抓住這孩子的手，把他帶到那兩張圖畫面前。

『瞧，你歡喜它們嗎？』

「唉，」派夫李克說。「祇是這匹馬不是真的。我知道它們是誰畫的。「乞丐畫家」。」

「爲什麼「乞丐」？」彼特爾·彼特羅維奇着惱地問。「你怎麼知道？」

「他和我一塊兒在碼頭和河沿那兒住宿。同伴們叫他「乞丐畫家」。他老是畫着。他給我們看他的畫。他畫過比那匹更好的馬。」

「好，這兒來，」臘高靜說，把派夫李克推向這兩張圖畫。「看這兒寫的些什麼？」

派夫李克看了簽名，懷疑地望着臘高靜。

「和您的一樣，」他心不在焉地說。

「這是他的姓名嗎？」

「我想他喜歡簽什麼姓名就可以簽什麼姓名。但這是他的作品，沒有錯！」

「我要你把他帶來見我。你答應嗎？」

「我到哪兒去找他？他是從一所孤兒院裏來的。」

「哪一所？」

「我怎麼知道呢？他從沒有告訴我。」

「你在河沿那兒會見到他的，是嗎？你們的聚會地點在哪兒？答應我把他帶到我這兒來。」

那時，一個穿着件衣袋凸起的劣質府綢外衣的老人走到派夫李克和臘高靜中間。他爽朗地笑着：

『請您原諒，臘高靜同志，我很希望聽聽您對於展覽會的印象。供給報紙的。我的文章都署名 U.M.。您或許看過吧？』

『啊，是的，』臘高靜挺正經地說。『嗯，您可以寫，以一個繪畫界著名專家的身份，我認為這個展覽會在新藝術的發揚上，是一件具有極大歷史意義的事。』

麥薩洛夫低垂下他那捏着筆記簿的手。禿頂上的羊皮紙般的皮膚，緩緩地向着揚起的眉毛蠕動。

『這應當可以寫篇挺好的文章。您似乎是個很有政治思想的新聞記者。最近用「到哪兒可以買着把絲鋸？」這題目刊登的那篇文章是您的大作嗎？』

麥薩洛夫的嘴張得更大了，但他的目光裏卻表現出憤怒和侮慢。

『或許我弄錯了？』臘高靜喊着，走近麥薩洛夫，突然激怒地加說道：『您發表了那段無稽之談，說派斯士霍夫曾經散發過革命傳單，是嗎？哼，您知不知道派斯士霍夫已經逃到白軍那兒去了呢？您應該被報館解雇。您是個……』

他急切地轉身走開，沒有說出麥薩洛夫是個什麼，立刻就完全忘掉了他。在人叢裏尋找派夫克時，他遇到那個爲了錢和他爭執的、女戰士氣概的年輕少女。他請她到伊凡·臘高靜的圖畫這兒來。

『您知道這個小傢伙嗎？』

『這些畫好嗎？』她得意地問，昂起頭來，帶着一種神情，似乎是說：『我告訴你是這樣吧！』

『是的。您可以告訴我怎樣去和這位藝術家接觸嗎？』

『我很高興您能辨別出好的和平庸的。您感到那個運筆的高超質樸嗎？』她有力地用大拇指劃着深紅色馬的馬鬃、脊背和馬尾。『這比一張通俗畫還好，因為它比通俗畫更明朗、更一般化。您覺察到這兒，我們正在藝術的源頭上，沒有被各種影響所沾污嗎？』

『是的，這我都明白，』臘高靜不耐煩地說，『但有一件事我不懂：您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把所有這些圖畫都挺好地懸掛起來，但對於誰畫的這件事，你們似乎一點不提。』

『這牆上的所有作品都是院裏的孩子畫的。假如您希望的話，我可以把畫這兩張使您發生興趣的圖畫的孩子的一切查出來。』

『正是這樣。就是這兩張畫。就是這位藝術家。務必請您查出來，親愛的，並且儘快。』

他用力握着她的手；她第一次向他顯出笑容來。

『我們的錢怎樣？』

『那個錢，一點沒有辦法，』臘高靜回答，也笑着。『你們現在為什麼還需要錢呢？一切都辦好了。並且辦得挺好。』

他不斷地重複着這句話，一面匆促地走了出去，既不再注意人，也不再注意圖畫了。

從那時起，一切對他似乎都停頓下來，彷彿都被這問題——他是否已經找到了他的兒子？

——控制住了。

兩天後，當他從薩東回來時，他看見兩個男孩站在蘇維埃門口。他們靠在前院的圍牆上，一面嚼着葵瓜子。他立刻認出是派夫李克，也立刻意識到跟他一塊兒的是誰。

『我們等了好久了，』派夫李克斥責地說。

『一塊兒來，』彼特爾·彼特羅維奇說，強使他自己鎮定地走着。

他們一到了辦公室裏後，他就來回地走，躊躇着怎麼辦最好：讓孩子們坐在他旁邊，讓他們站着，他坐下，還是讓他們坐下，他來回走着。『真該死，這有什麼分別呢？』他想着，仍舊在地板上踱來踱去。突然，他覺察到，他很難使自己望着派夫李克帶來的孩子。他立刻在他們面前停住，勉強親切地笑着。派夫李克淡淡地向四周瞥了一眼。另一個孩子仍舊很鎮定。他那金髮蓬亂的頭上有着很高的前額，眉毛細銳地朝上彎向鬢角，棕色的眼睛又圓又凸出。他很瘦削，長着長的胳膊和腿。他站着，臂肘支了出來，彷彿準備還擊似的。

『那末我看見的是——你的畫嗎？』臘高靜問，意識到他所說的並不是他要說的話。

『我不知道。』

這孩子的聲音是粗魯而自信的。

『那兩張畫，喏……有紅馬的那一張……』

『當然，是你的馬，』派夫李克說。『你怕些什麼？彼特爾·彼特羅維奇歡喜它。』